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讲解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哲 学 系 哲 学 教 研 室 编

编者说明

这本讲义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教研室的几位同志在讲课讲稿的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加工整理而成的。这次出版时，又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并由肖前同志执笔作了一些修改。所引本书的译文，参照成仿吾小组校译、中国人民大学1978年11月出版的新译本作了某些改动。由于我们水平限制，缺点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1979年7月

目 录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8年单行本序言	1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	6
一.....	6
二.....	30
三.....	57
四.....	79
结束语	111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14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

中心思想：写作这一著作的历史背景和重大意义。

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写于1886年，最初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周刊《新时代》杂志上。1888年恩格斯作了进一步修改，出了单行本。在单行本中，加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共五段，主要说明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写这本书（1—4段）；（二）为什么要把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本书的附录（5段）。

（一）为什么要写这本书（1—4段）

1.全面系统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多年以来的心愿。（1—2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而来，又与德国古典哲学根本对立的崭新的世界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形式，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对立。但这本书由于反动当局和出版商的阻挠，没有付印。在这以后的四十多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曾做过一些说明。但是，恩格斯认为：“无论哪个地方都说得不够全面系统。”^①同时，恩格斯提到：

^① 凡引自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引文不另注出处。

“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恩格斯的这本书就是为了实现这四十多年来未顾上实现的愿望的，它阐述了从黑格尔哲学经过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根本对立。

2.全面系统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是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3—4段）

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恩格斯感到完成这一工作已经是十分必要了。这时，欧洲工人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并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这段历史时期的特点，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①这时“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正经历着某种复活”。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把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各种残羹剩汁，改头换面地重新搬出来，用以对抗马克思主义，他们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区别，混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样，就使得恩格斯越来越觉得有必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系统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建立了一个与黑格尔哲学有着原则性区别的崭新的哲学，历史地说明费尔巴哈在这个过程中的影响，利用这个机会尽可能地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一个概述。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

鉴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当《新时代》杂志编辑部邀请恩格斯写一篇文章，评论丹麦哲学家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恩格斯就欣然同意，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经典著作。

列宁指出：“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十分明确和详尽地叙述了他们（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引者）的观点，这两部著作也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①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这本书十分明确和详尽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它的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一切资产阶级旧哲学的原则区别。这本书经典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因此，这本书给我们识别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哲学，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资产阶级哲学以及一切反动腐朽阶级的哲学的斗争中，在反对新老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从来都需要从这本书中不断地吸取巨大的理论力量。

第二，这本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最详尽的阐述。恩格斯指出：“我在这两部书（指本书和《反杜林论》——引者）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②

在这本书里恩格斯阐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首先是为经济利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

益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

第三，这本书十分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阶级性和实践性。

(1.)恩格斯在这本书里始终紧紧把握哲学和阶级斗争(即政治)的密切联系。公开申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无产阶级政治、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服务的。恩格斯一开始就指出了哲学革命从来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最后，恩格斯又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谋取自身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我们必须联系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才能理解从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到马克思的哲学发展，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2)恩格斯始终是结合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革命实践的发展来阐述哲学的。三大实践推动了哲学的发展，促使了哲学的革命变革。费尔巴哈之所以不能完成哲学的革命变革，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脱离了三大实践，脱离了科学实验的发展，特别是脱离了1848年的革命。只有站在科学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前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完成哲学的革命变革。恩格斯以实践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哲学的谬误，同时又以实践雄辩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是适应自然科学和革命实践的发展而产生的，又是为革命实践和科学实验服务的。因此，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这本书时，一定要和当前的革命的斗争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把握这本书的革命实质，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二) 为什么要把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本书的附录（5段）

正如恩格斯明确指出的，这是因为这些笔记“作为记载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学习《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再作详细说明。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

一

中心思想：科学地揭示了黑格尔哲学产生、发展和解体的过程，全面地分析了黑格尔哲学的精华和糟粕，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根本态度。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直接继续”。马克思“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成果，特别是用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能以产生的黑格尔体系的成果丰富了哲学”^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发展史中的根本变革。恩格斯在第一章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主要地是对黑格尔学派发展过程的阐述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的分析和批判。全章共十八段，可归纳为四个问题：（一）德国古典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阶级实质（1—2段）；（二）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3—7段）；（三）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的矛盾（8—10段）；（四）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11—18段）。

（一）德国古典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阶级实质（1—2段）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1. 德国古典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1段）

任何哲学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对任何哲学的分析和批判，都不能脱离产生这个哲学的历史背景，不能脱离当时的阶级斗争。

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他冲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应有的权威。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是由黑格尔唯心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中间环节。可是，丹麦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施达克在他所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1885年版）中，却把费尔巴哈这个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歪曲成为一个唯心主义者。

为了评述施达克的这部著作，为了对费尔巴哈哲学以及它所产生的黑格尔哲学作出科学的评价，恩格斯告诉我们，必须回顾1848年以前的德国的一段历史时期。从哲学战线来说，这段历史时期是登峰造极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黑格尔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也是费尔巴哈这个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唯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突破黑格尔体系，恢复唯物主义应有的权威的时期。从阶级斗争形势来说，这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是“德国准备1848年革命的时期”。这个时期距离恩格斯写这本经典著作的时间（1886年）不过四十多年，也就是“正好一代”。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而失败了，可是经过革命风暴的冲刷，德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得到了发展。德国的工人运动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影响下建立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特别是经过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普法战争，排除了小邦割据，由普鲁士王国自上而下地建立了统

一的德国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把奥地利排除在外的新的小德意志帝国^①），使得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更迅速的发展。1848年的革命风暴也彻底摧毁了德国古典哲学在思想界的统治。费尔巴哈虽然一直活到1872年，可是他在1848年以后的著作已失去了对社会的影响，他本人也已被社会所忘记。1848年前后的变化是如此剧烈，到了1886年，过去的情况已经变得十分模糊不清，使人们感到已“如此陌生，似乎已经是整整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了。”

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了，“死亡了”。可是1848年以后德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排除了小邦割据，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官僚制度，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这正是死亡了的1848年革命所要完成的任务。因此，恩格斯说，1848年以后德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1848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

恩格斯在这里并没有具体地分析1848年以前德国的情况，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早就做过很多分析，在我们学习这本书时，简要地了解这些情况还是必要的。

十八世纪末到1848年以前，在德国，封建贵族的专制和国内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严重地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恩格斯指出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情况：“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

^① 参看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和注32。

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①当时的情况可归纳为两点：第一，一切都很糟糕，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因此，要求变革，要求资产阶级革命；第二，没有一个能领导革命的力量。

经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的冲击，削弱了德国封建势力，创造了对发展工商业较为有利的条件。“自从1815年以来，德国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增长。”^②到1840年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取得了对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可是，这时德国的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还十分软弱。它对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方面心向往之，一方面害怕诅咒。它渴望的是革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民族的统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害怕的是劳动群众的觉醒和人民的革命暴力。它经济上的软弱使它无力和英、法资本主义的渗透竞争，而必须依靠国家力量的支持，但又埋怨国家的封建性束缚了它的发展。德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这种矛盾性，决定它把民族统一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封建王朝的身上，在政治上主张走妥协改良的道路。马克思指出：“与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3—6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3—504页。

级不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代表旧社会的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①

德国古典哲学就是这种现实情况的反映，是既想革命又想妥协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它的妥协性往往压倒它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它是一种妥协的哲学。不仅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如此，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也是如此，费尔巴哈也没有摆脱同现状妥协调和的软弱态度。

2. 德国哲学革命和法国哲学革命的异同（2段）

德国哲学革命和法国哲学革命的共同性和差别性，归根到底是由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即两国阶级斗争的共同性和差别性所决定的。

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正象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导致了政治的崩溃。”就是说，它们都是为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做舆论准备的。作为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的反革命意识形态，反革命舆论的特点在于蒙昧主义，提倡一味迷信盲从，它宣扬的是神权论，天命论，把君权和贵族官僚的一切封建特权都归之于不容疑惑、不可抗拒的神意天命，教皇无错误，皇帝至圣至明，一切人只能俯首贴耳、一味顺从，否则“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丘语）。人和人的理性（即思想）在天和神、天命和神意面前是毫无地位的。革命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哲学则反对蒙昧主义，要求提高人的地位，解放人的思想，尊崇理性，它不承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2—323页。

什么天、神以及天、神在人间的代表，君主等等的权威，一切都要在人的理性面前受到审查和批判。凡是不合乎理性的一切都应加以摧毁。这正是法国哲学革命的精神。黑格尔十分赞赏这种精神，认为这是理性统治世界的新纪元，“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一切有思想的存在，都分享到了这个新纪元的欢欣。”（黑格尔《历史哲学》第493页）^①用启蒙主义反对蒙昧主义，用理性、独立思考反对迷信盲从，把人们从封建和神权统治的愚昧状态下解放出来，就是德国哲学革命和法国哲学革命的共同点。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任何资产阶级的启蒙主义都是不彻底的。为了反对封建统治，它需要解放人们的思想，提高人们的自觉；而为了维护资本的统治，为了掩盖它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对立，它又需要束缚人们的思想，害怕劳动人民的觉悟。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哲学才是彻底的启蒙主义、解放思想的哲学。

德法两国哲学革命的差别性根源于两国政治革命的差别性。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是历史上最革命的资产阶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十九世纪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具有严重妥协性的资产阶级，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而失败的。由此所决定，两国的哲学革命显现出非常突出的差别性。第一，法国哲学革命旗帜鲜明。“法国人同整个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德国哲学革命却是藏头缩尾，掩掩盖盖的，它的革命内容隐藏在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和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第二，由此使得在两国哲学革命中，哲学家和哲学著作的

^① 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4页。

遭遇完全不同，法国哲学家的著作在国内不能出版，他们本人时刻准备坐牢、杀头。德国的哲学家则被国家聘请为教授、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其中，黑格尔哲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

德国哲学革命的这些特点，完全模糊了它的革命的内容，使得人们十分难于看出其中还有任何革命的火花。只有德国革命的诗人海涅在1833年才察觉了这一点。他是从黑格尔的一个命题——“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一切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中看到的。^①

（二）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3—7段）

1. “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一切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3、4两段）

“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一切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序言》中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1833年海涅从这个命题中看到了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火花。现在恩格斯又以这个命题为例来阐明黑格尔哲学的合理的内核。应当指出，黑格尔哲学的内容十分丰富，这个命题并不是“合理内核”的全部。另外，就这个命题本身来讲，它也并非全部是合理的，它明显地为普鲁士王国辩护。但是，在其中却包含着合理的内核。

为什么恩格斯要以这个命题为例呢？因为这个命题从表面上看来是最为保守的。它似乎是在为一切现存的东西，那怕是最腐朽最反动的东西作辩护，这使得它受到没落的反动势力的赞许，也受到新兴势力和革命者的激烈反对。就是那个眼光锐利、思想深刻的诗人海涅在他发现这个命题的革命内核以前，

^① 参看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974年商务版，第161页。

也曾对它“感到不高兴”。如果说明了在这样一个命题中居然还包含着革命的内核，那就能最雄辩地说明整个黑格尔哲学中包含着深刻的革命思想。

理解这个命题中包含的革命内核，关键在于理解什么是黑格尔心目中的“现实”和“合乎理性”，以及“现实”和“现存”的区别。黑格尔自己是这样讲的：

“一切现实的东西就是合乎理性的东西。但人们必须知道并区别开什么是真正地现实的东西；在庸人生活里一切都是现实的，但现象界与现实性之间却存在着区别。”^①“就存在的总体而言，一部分是现象，仅有一部分是现实的。在日常生活中，任何幻想、错误、罪恶以及一切坏东西，与及一切腐败幻灭的存在，虽常有人随便叫做现实，但是在平常的感觉里，也会觉得一个偶然的的存在，不配享受现实的美名。因为所谓偶然的的存在，只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可能的存在，亦即可有可无的东西。”^②“存在还不是现实的”。^③“现实在它发展的过程里证明它自身的必然性。”^④

根据上面的引证，我们就容易理解恩格斯所讲的，“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疑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这也就是说，黑格尔的命题本义是：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也就是带有必然性、合乎规律的东西，它定能发展壮大变为现实。凡现实的东西之所以能成为现实，就是因为它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因为它带有必然性，合乎规律。反之，现存的不合乎理性的东西，即现存的失去必然的东西，它终究会消失，不再是现实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2页。

②④ 黑格尔：《小逻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56、307页。

③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5页。

的。

运用黑格爾的这个命题来说明普魯士王國，应该是这样的：当普魯士王國合乎德國社会发展内部规律，带有必然性地产生时，它是合理的，因而它的存在也是现实的。可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腐朽的普魯士国家制度已经成为不符合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潮流的反动的东西，它的存在已违背了历史的内在规律，已失去了必然性，它已经不再是合理的。可是它还继续存在着，还未在现实中消失，这只能用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来说明，因为它在1848年叛变了革命，保护了这个失去必然性的普魯士王國。

2. 一切现存的，都应该灭亡（5段）

“一切现存的，都应该灭亡”。这是恩格斯按照黑格爾辩证法的内在逻辑从黑格爾上述命题中得出的革命的结论。

恩格斯指出：“根据黑格爾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黑格爾认为：世界的本质是客观的绝对观念，而绝对观念不是停滞不变的。绝对观念的永恒运动和不断变化，使某一社会制度逐渐失去它的必然内容，把它变成空洞的，过时的形式，使它失去现实性而被新制度所代替。只要我们剥去黑格爾的唯心主义的外衣就可以看到，事实就是如此。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只有在它代替某种过时的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作为应历史的客观潮流而产生的新兴制度时，它才是现实的。代表这种新兴制度的阶级力量才是有生命力的，强大的。反之，这种制度如果随着历史发展走向腐朽没落，将为另一种新兴制度所代替时，那末，它将成为是不现实的，代表这种制度的阶级力量也就将变成是腐朽的，无生命力的，脆弱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讲得非常生动，非常深刻。他说：“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